

无帆远航

謹獻
給蘇
軒

王海龙◎著

Fly without wings



fly without wings



王海龙◎著



无翼巡航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帆远航 / 王海龙著 .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234-126-5

I. 无…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273 号

书 名：无帆远航

著作责任者：王海龙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80234-126-5/Z · 193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70 × 99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定 价：30.00 元

联系电 话：(010) 68990630 68990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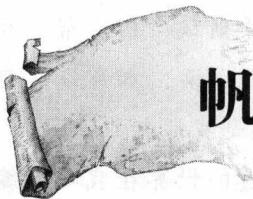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帆与翼（代序）



下乡知青王海龙

十七岁那年，我即离开家，未想行不远却折翼。

一般俗语谓折翼而返，我，却折翼而未返。因为我不能返。这叫义无反顾。是为“义”么？我不知道。那年我在上山下乡插队的农村用TNT炸药轰山炸石头，用炸下来的石头筑水库。可我稚嫩的肩膀扛不起二百斤，一块石头压下，砸折了我的左腿和左手的骨头，左派偏枯。手和腿在远古是翅膀或可能的翅膀，我的翅膀折了，可还是要在那个山村呆下来，但可以干点轻省些的活儿。腿好了仍旧归队。

那时候，心里苦，可神思却飞得很远。我想回城里的家继续学画画儿。我已经学过好几年了。我的老师是潘天寿、李苦禅的学生，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巴黎，知道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刘梦笔老师按旧时代的译法叫他达文西）。我知道了除了眼下晦暗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些这么美的天堂般的地方。在乡下，我读《金蔷薇》，读《牛虻》，读《青年近卫军》，读莎士比亚、莫泊桑、



契诃夫、安徒生，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读如何画人体素描读竹笛演奏技巧读民间故事读报纸读赤脚医生手册读“四人帮”和读后来的批判“四人帮”，读一切有字的东西。读，本身没有目的，只是怕哪一天不会读了。我读故我在，读是我活着的证明。

在这种读中，我朦胧地有了幻想。我读过的世界在我心中编织出了第一道彩虹，我身上开始长出了羽毛，眼见着长满了，羽翼渐丰，变成了翅膀。那时，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叫做白马泉的山上。在山坳里，我偷偷地学飞。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从这面坡飞到那面坡。就是在这种飞中，我知道了古人造汉字“習”字的原始意义——原来我们是成双捉对的雏鸟儿在“白”天上扑棱扑棱地飞，飞得我舞影凌乱，对影成三人；原来飞也得学，而且要不间断地学，虽然飞曾经是我们的本能。我开始时在天上飞像是在水里游泳，比较慢，渐渐地越飞越好，飞得了无滞碍，可以一下子倏然跃到云霄八极。

可我不敢告诉别人我会飞的秘密，因为我知道他们大都有鸟枪。

那时候，我又无来由地开始渴望远行。只要走，只要能走出那山村，不怕远到天边，因为我知道，不会有比这更苦的地方。那时候，我的主食是红薯，菜是自制的辣椒酱。饭后胃痛得须弯着腰走路。这种记忆使我终生不吃红薯。到如今，每当感恩节或圣诞节在美国友人家做客，他们殷勤劝我吃火鸡的同时吃点蘸着奶油的红薯时，我都客气地拒绝。但，我不告诉他们为什么。那是我自己的秘密，也是我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秘密，我不愿意跟外国人共享。

可十七岁时，我还分得清精神的远行和身体的远行。就像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格林说的，我只能站在垃圾堆上眺望天边的云霞。

那时候，连天空都没有鸟。我的童年是天空没鸟的童年，唯有我自己孤独地、夜深人静时在天上荣子地飞。

我们修的水库在山那边，那里有船可没有帆。船是破旧的水泥船，不便远航也无须远航。我心中的船是有帆的。那帆不一定雪白，但要结实。

帆是人类远古的梦，是翅膀。人类曾经有过翅膀，在他们成为“人类”以前。自从人类失去了翅膀，他们就开始寄希望于帆。

可我在泥泞里，在不用帆和没有帆的时代却有了帆的联想。

这帆衔接着一切，让古今对话，让所有的天使，中国的、外国的，聚在一起轻轻唱歌。就像在丹麦的那个寒冷的大年夜，那卖火柴的小女孩曾经看到的。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去过了巴黎、去了纽约以后，渐行渐远，有时会忘了我有过的那段岁月。可梦是个好东西，它常常提醒我。在梦里，我的岁月时常定格在白马泉，让我不敢忘本。正像我每每梦到数学课，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感谢上帝，我大学时没有数学课）的数学课，我都惊醒。这让我一辈子佩服头脑精明对数字敏感的人们，也让我对数学有高山仰止的敬意。

我崇敬我那梦中的白马泉。

可惜，等到我1998年在海外多年后回国重返那个地方去瞻仰我的青涩岁月时，白马泉竟然变成了市郊的一片楼群或市区的一个部分。其实，我插队的时候，它似乎离城里无限远，约有三十六华里，我每天用平板车到城里去拉酱园子的淘米水喂猪，因为我肮脏简陋的车型和穿戴的行头相似，城里人误以为我是拉粪水的，行人都躲着我走。这每天三十六华里，我是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来的。桃花源里可耕田？白马泉现在成了城里的一个居民小区，那水库呢，那我轰过的山呢？我有太多的问号，可陪我参观的人那么忙，我不好一再追问。沧海桑田，我见证了祖国一日千



里的变化。可我一直疑心那不是我的白马泉，虽然眼前有着市政府规划处的图纸铁证。我的白马泉是泥泞的山，是葳蕤的草，是冬天冷得发抖四面透风的屋，我在那屋里为乡下结婚的新媳妇家画枕头样，画老虎中堂，画着画着毛笔就冻在了画纸上。每天早上到河沟里洗脸刷牙，我要拿块石头。先用石头在冰上砸个洞，然后速度极快地在洞里蘸水洗脸。洗慢了手巾就冻硬了成了冰毡。那难忘的奇寒哟。

那里的人羡慕城里人，做梦都想做城里人。可今天那儿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城里”；在那里，我今天却找不着了北。当年的乡下大叔大婶应该刚当上爷爷奶奶不久。

九岁时读过《辛伯达航海历险记》，那神奇、光怪陆离的世界，特别是海，种下了我远行的愿望。这愿望很朦胧，也有点惊恐；特别是后来读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那神秘燃烧着硫磺般火焰的死海更是魅惑迷人。女妖赛壬的歌招人沉到黑甜的海底，帆在如注的暴雨中上下翻飞，像老鸹的黑翅膀，闪着萤莹的绿光。估计这个世界上大概人人都有过要远行的渴望，在他们人生的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可是真正愿意把它付诸实施的却不多。夜里，我们做梦，梦里，我们认真害怕、认真愤怒，认真痛苦甚至认真生离死别。梦醒了，我们很少把它当真。

我有幸或不幸地成了那个远行的人，就觉得应该把路边的景色描述给曾经像我一样好奇或愿意张望外边的世界的人们。

我最终看到了另一种新奇的景象，那里不同于家乡的风景。于是这里有了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有了觐见教皇，也有了我觐见另一个教皇——艺术的教皇达·芬奇的笔记。有了流浪的波西米亚，有了停了电的纽约，还有了“猖”与“霸”的美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时的书字大卷薄，读唐代的“万卷”在今天不难；而北京到纽约距离是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华里，我

比当年李白们幸运，我行了何止万里，但我不是“行”过来的，是飞，没有翅膀的飞。

常年不飞，我已经忘却了如何去飞。没人记得我曾经会飞，连我自己也都不记得了。

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华里呵，也没有帆。

渴望远行却也惧怕远行。当年人在无奈时往往置生死于度外，可一有饱暖，思维就变化了。当年白马泉的渴望远行是出于无奈；可后来的远行却是出于选择。

我想，唐玄奘离开长安时的心情差堪可比。

远行，却眷恋家山，一步三回头。跺跺脚，义无反顾，泪眼朦胧地上路了。

我还经历过另一种远行，是心灵的远行。我听到过路旁隐隐约约扑朔迷离的呼唤，可我没有停下脚步。我的脚印是汗湿的。多少年了，我永远想着要对得起白马泉的岁月；我如同穿上了那随咒旋舞的魔鞋，一旦上脚，就永没有止歇，只有跑的份儿了。

我记得有一条蓝水河，还记得我有个师兄，记得一些不那么蹉跎，值得忆念的岁月。我当然不会忘记，我在中文系教过书，我的本行曾经是治文学；但我逃了，我怕在太小的园子里我会迷恋温饱，流连忘返，会变成史诗《奥德赛》里那贪吃女巫亡忧果而最终成为待杀的那些变猪的水手。

水手，就应该梦里有帆，帆是水手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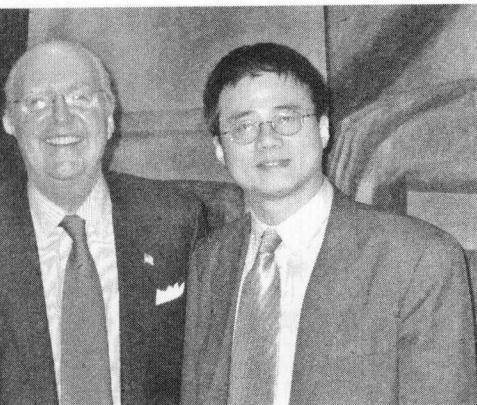
我，却是为漂泊、远行而生的。

但，又有谁愿意无端地把自己交给远方，交给那神秘莫测的茫茫怒海？

于是，我在普陀山遇到了不肯去观音。歹人偷盗、胁迫甚或劝诱，想让她跟着走，到他的岛国。

观音不肯去，因为无帆。欲渡沧海无舟楫；其实，跨越横无

际涯的海，仅有舟楫无帆也不济事。当年李白仗剑去国，浪迹四合，可对海，他还是有戒心的。他眷恋着帆：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孟浩然就更不愿“下海”了——其实他并非全然不肯去，则是另一番情怀：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清高和矫情终于让他无法度过最后这道坎而铩羽西归了。



与雷德合影

后面记述的远行多是自己的选择，徜徉不归，并非仅因为归途遥远或恋栈路边的花朵，最难逃，是命运使然。人生浩渺中，无帆却有志，柔弱却多情的是王嫱。女为悦己者容，而多情的昭君却没有这种奢侈和福分，她的一生都在为不悦己者或己不悦者容。但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的美人

都湮灭了，去年的白雪如今安

在？两千年后，我们记着王嫱，正因为她的齐天之冤，她的要强、有志气。王昭君没有帆，只有那沙漠之舟，伴着夕阳，大漠孤烟直，那无尽的驼铃声随着琵琶低诉。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呜咽呵！

沙漠是海，唯有骆驼在这无垠中潜泳。当年孔夫子也曾怕被弃而预留了最后的退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大概是没有帆的？

孔夫子是无帆远行的第一人。正如姜太公，他钓鱼用的是直钩。

我，曾经有过翅膀，不常飞翔，终至忘记了如何去飞。梦里醉里想起了远行，就再蹈一回孔老夫子的覆辙罢。

目 录

Contents

梁园亦家园？	1
中央公园，纽约的烂漫	2
十字路口上的美国	7
美国人与世界大事	21
读美国的三种札记	27
纽约觐见教皇日记	35
再见，那远去的大师	45
夜遇达·芬奇	67
波西米亚，漂泊在格林威治村	73
纽约，第五大道的跋扈与直白	78
家住纽约	81



狐狸与老虎,纽约大停电	86
格林威治村的中国女编剧	91
见微识著:说美国人的义利观	107
美国式教学、指甲刀、龟兔与其他	112
说西方文化之“霸”	117
说美国人的“猖”	124
从邮资变迁侧看国是与国势,极短篇	129
从邮资变迁侧看国是与国势,外一篇	130
[那遥远的蓝水河]	
那遥远的蓝水河	133
蓝水河小引	134
此情可待成追忆	139
吃蒜薹	145
朋友如鱼	150
武大郎与王伦	155
何妨示弱	159

“眼高手低”辩 164

说梦者、未来人类的下巴和粗饲料 167

“说”系列,方开头 173

说紧张 174

说捐献 180

说富贵 187

说等待 192

内与外 199

吃狗 202

昨日和今日的街花 205

永远的巴乌斯托夫斯基 206

女性的夜与文学的夜 212



卡图鲁斯和他的情诗	218
在阿贝拉尔和哀绿伊丝的墓园	226
柯勒律治和《忽必烈汗》.....	237
张艺谋与《艺伎回忆录》.....	244
不肯去观音	249
读星	255

C 唐宋诗拾叶 259

如诗如剑是诗思	260
张祜与元稹	265
杜牧与杜秋娘	269
韩翃与柳氏	273
王维与饼师妇、息夫人	281
孟浩然与皇帝	286
汉恩与胡恩	291
关于昭君日记·对话	303



梁园亦家园？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梁园不是家园，我的恩师邱明皋告诉我。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想采一把哈德逊河边的早春的荠菜花献给他。可惜，纽约的荠菜空有荠菜的形状，长得也算茂盛，可它一点荠菜味儿也没有了。老师，您能原谅我么，寄给您一把没有荠菜味儿的荠菜花？我想，您一定知道我的心是在无定河边。那儿的每一片柳叶都摇曳着我整个的生命。哈德逊河畔的荠菜花不香，可我秉持的，是一瓣心香，久久伫立在您的门前……

您教给我的，比您想象得要多；我学会的，比您想象得要少。但请相信，我应该记住的，应该永远不会忘。



中央公园，纽约的烂漫

美

国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美国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国家。它强调私有但崇尚公立，喜欢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但又需要有一块大家都能忘情地共享的土地，这样就有了纽约的中央公园。

欧陆国家有许多古老而有名的园林，但你几乎找不出一个不与皇家或贵族有关联的。中国是园林的故乡，但，除了皇家上林苑或颐和园外，我们记得住名字的园林也都是王孙贵胄达官贵人的。“公园”一词，在中国古代的词典上没有。

不止在古代中国字典上没有，“公园”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古13世纪的英文辞书上的意思仍然是“皇家襄赞及敕令之娱乐禁地”(an enclosed piece of grand stocked with game and held by royal prescription or grant)的意思。但是到了美国，词典上的“公园”变成了“①临城或城内供人们休憩娱乐之地；②保持其自然状态作为国家共有财产的地方”(A. A piece of ground in or near a city or town kept for ornament and recreation; B. an area maintained in its natural state as public property)。这第二点极其重要，我认为，设若没有这一点，公园将被一些没有美学观念的设计者、建筑师、俗人给折腾得九死一生。

文献显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建立国家自然公园的国家。中央公园算得上是较早地建立在大城市里的自然公园。这个星期，纽约在庆祝中央公园150岁的生日。

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公园，这不足奇；但像纽约这样的大

城市，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奢侈地拥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公园却近乎有点不可思议。文件载，纽约中央公园占地34115.029公亩，大得像一个小城市，而且就在市中心。中央公园东面紧邻第五大道、公园大道，西面则是公园西大道、哥伦布大道、阿姆斯特丹大道和百老汇。方方正正一大块，中央公园是纽约的心脏。

打开纽约市地图，你不得不佩服先贤的卓越、疯狂和大手笔。在这块地方建这样一个造福后代的公园，除了显示了150年前的人思考真正“前卫”以外，有这样怪诞想法的人当年没被烧死，足证美国人思想的开放与宽容。在19世纪，中央公园是巨大的工程，全部耗资1600万美元，当时美国向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只用了900万，中央公园差不多值两个阿拉斯加省。

纽约中央公园大草地上日光浴的男男女女





夏日里静谧而美丽的纽约中央公园

把这个工程和东方古代的皇陵或金字塔之类比起来其规模当然不算太惊人，可是想想那东方的皇陵仅只是为了一个人或更确切地说，为一个死人，而纽约人当年流的汗水是为了平头百姓、为了后代，高下立刻就看出来了。

中央公园腰斩了纽约，中央公园也成全了纽约，150年后我们看到了前人的睿智；再过150年，前人的光芒将更加闪耀。我们今人能为后人做些什么呢？

公园的实质是“公”，但公中存私、公中悦私，公园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产物。逛公园，曾几何时，在我成长的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带贬义和有“小资”情调的表述。公园是和“布尔乔亚”等同在一起的。不错，公园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体现。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错过了“资产阶级”，我们迟到了，承认这一点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现在我们开始崇尚这一点。现在中国也进步了，不止小资，还要公然迈向小康。于是各地公园大兴，牧神得以回到树荫里小憩，仙女能够逶迤出游，林妖也在草地上纵情地笑闹了。

对比欧陆，美国年轻，没有古老和辉煌，可也没有负担，它只能一味朝气蓬勃，一味烂漫。中央公园的主题是“平民公园”，它是平民的天堂。中央公园应该是最体现美国人民性的地方。纽约消费之贵是举世皆知的，但中央公园是免费的，它不收门票。寸土寸金和免费是悖论，但它们又如此奇妙地在“中央公园”这个概念下得到了统一。在这儿，每年夏天要举行多场世界级水平的大型艺术演出，有世界三